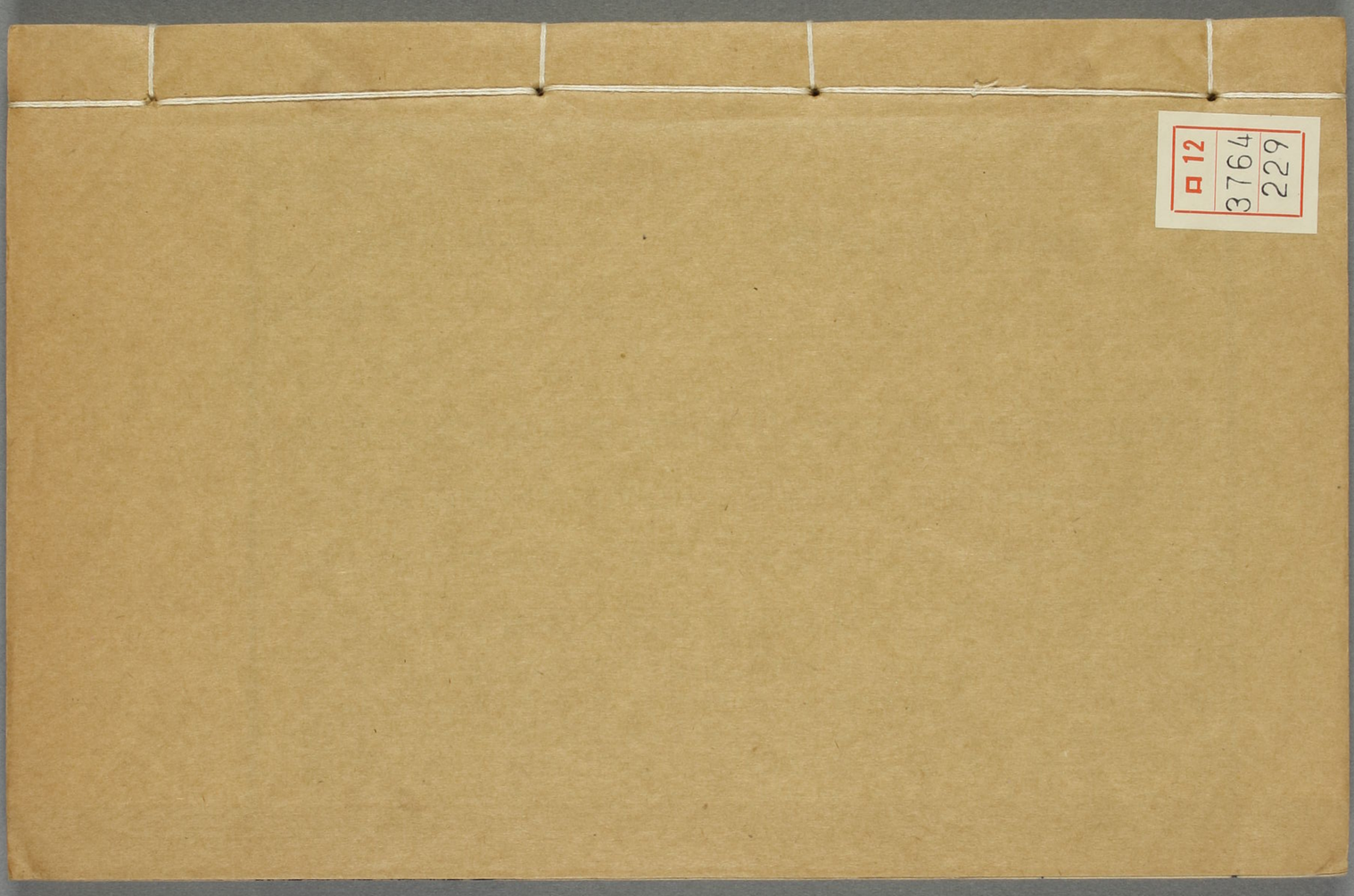
12
3764
229

D12
3764
229

論語正義九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仲雍次子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卽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

本下中也九
1991年贈寄
91-262

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見始終而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伯還王季薛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伯仲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興立季之議且後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茶兄之前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遂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兄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反喪死不葬不祭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一讓也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反喪死不葬不祭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

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翼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豈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讓之德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其德能有天下即此義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見後漢丁鴻傳注那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于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

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愼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葸亂義近○注葸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葸愼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猥猥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慤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衣若以予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

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

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隱蔽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冏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手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

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啟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啟手足色虞如禮是啟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啟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启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子足開子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諺離別也諺音同義亦當也若論語踖子之足作踖當出古論踖與蹟同踖與蹟同踖與蹟同

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隕隳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貝頌儀也貌籀文段氏玉裁注頌卽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粲言則曰

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卽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卽倍者史記樂書卽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卽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容貌顏色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辭氣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辭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醢人

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
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
頭陀寺碑庇徒揆日各有司存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
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
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
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
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
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狎也雖朋友不可得而慢
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
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
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
釋文云捷本又作睫同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
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出之能濟
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出之能濟
濟蹌蹌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蹌蹌皆美盛之貌
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
口無戲謔之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
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
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出之能濟
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
釋文云捷本又作睫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
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
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
司之事也君子雖不
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
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
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
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
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
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
頭陀寺碑庇徒揆日各有司存文選
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籩○注籩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
豆竹豆謂之籩○注籩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
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

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桮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

馬曰友謂顏淵庸記言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已若者也中
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問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
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
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若虛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
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
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
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
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
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

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亾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曾于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殊說鄭義甚明僚大司徒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敗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敗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君子人對文君子也君子人與君子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自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仁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者性之德已所自有故當爲己任申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爲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卽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吾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悅爲日有孳孳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彊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卽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

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塙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祗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生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生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夷固是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野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而北反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章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

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謂庸凡之衆即此所謂民也禮緇衣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辛告論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傳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闈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又曰知而能日用則聖人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爲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悔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

周公者周公旦也正義曰此釋文亦說文云吝本亦作悋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斬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吝也自驕吝不肖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賛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子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

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
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
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爲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
不驕不怯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
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
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
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
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
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
所以爲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
之外轡焉汎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
翻爾東帶亦解穀爲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
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
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
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
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
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
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
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
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
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
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
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
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
侯國取士三年一行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
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
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

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密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己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侃云天下有道則可入故下篇子曰危邦不入則亂邦不可入也是也亂邦不入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不居內亂不與爲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敎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弒君子弒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曰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之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
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
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

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正義曰
師摯疑
即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徙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
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
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
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
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太師升歌擊鼓始也合樂周南關雎以六師擊之始也合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
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
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
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
始如此謹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
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
又㔉治也幺子相亂爻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
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

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即其人也夫子
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
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
淫禮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閒濮上皆衛土
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
之也從又㔉治也幺子相亂爻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
其亂此亂即說文敿字云煩也從攴從㔉㔉亦聲然則鄭以
此文作敿今作亂爲叚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
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
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
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
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
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廣雅釋詁同凡人慤謹
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
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
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也焦氏循補
疏以爲僮字之叚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

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慤直貌慤卽懇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悾悾慤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悾悾誠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慤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巧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悾悾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慤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慤生通詐僞生寨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之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曰知所止○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已不

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堯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大大於天子位也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至之稱○正義曰魏纂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郎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閒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者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作大章之樂又

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

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眾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皐陶伯益正義曰稷即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皐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同治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妒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冤罝序云關雎之化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冤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隨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注〉孔曰惠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

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郎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螺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陬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鬲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恆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郘鄴涪所傳之古文尚書涪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亦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

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士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王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尚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泰之爲泰漢之爲漢泰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泰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興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底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大德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

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鄘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眾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

祭服正義曰後漢鄭玄傳論帝紀引此文李賢注問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焉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友聲按蔽滕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韍又假爲紱故明堂位有虞氏韍又假爲紱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黻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彝幹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

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及弁素韠是知韎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紱與韍同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韍是紱即韍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也從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絻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夏后氏牧君以皇爲冕則毋收亦冠冕毛詩文王傳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總名也所絟髮弁冕之總名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眾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薄字豐潔者言黍盛犧牲皆豐潔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

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減毛傳減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減假用段字說文減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即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轇轕近歙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溝洫異同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制同文異

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溝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爲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畎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十夫故曰十夫有溝溝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水入於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自縱也鄭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轇轕近歙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溝洫異同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制同文異

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涸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舍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必曰二十夫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九終

新陽汪之昌
吳縣潘介祉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

論語正義十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南菁書院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攸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大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注本之左文七年傳郤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象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國利用賓于王乎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

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謂此即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爲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惟知有利不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躬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爲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

正以命爲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爲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橐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橐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

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推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選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已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騖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已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卽達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攸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易成故從儉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未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注此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緇緇黑繒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十四尺二寸布廣二尺二寸以二尺四百縷爲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緇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緇古文緇字或作菑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當爲緇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純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今用純則絲不破純字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言正義曰麻者枲布幅廣二

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者亦得名之緇紂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緦而破讀止云色而賈以緇但爲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紂相似故讀從之但紂爲古文人不經見故讀從今字而爲緇也且言緇則爲紂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紂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卽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緦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朱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冕而

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也先時君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主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觀禮執圭行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升成拜注太史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拜稽首

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觶爵爲賓舉旅行酬又賓觶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法稽與諧同說文手部擽頭至地也頭至地即諧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乃升拜皆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斷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爲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揣下引此文云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意而去之非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是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

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注馬曰其如子何者猶言柰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孔子於弔於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懼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大不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已致使斯文遭毀失也○

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之釋文曰匡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二十三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所取而不能得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

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窮裕也去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匡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匡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成之世豈得與孔子再阨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夫子再阨匡人或設辭以解圍尤屬臆說顏尅世家作顏剋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兼存吳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宰嚭偽孔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子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不知故事之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嚭論述聖德之證而太宰之爲吳太宰嚭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太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鄙事君子且不

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太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宰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臭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卽是太夫故此注以大宰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卽是太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卽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太宰是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之將聖爲何亦通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天縱也孔子聖未就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學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也孔子聖未成之驗也末五十六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鄙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卽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不試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至多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

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

今我誠盡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

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此與前篇悾悾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悾悾誠慤也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卽悾悾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慤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訊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訊卽叩字鄭注云兩端

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竭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禽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卽此也竭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知意之知也卽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

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是也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會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龍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閒被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今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魯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周語言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鸑鷟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爲聖瑞也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當圖書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圖書也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伏羲所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由書疏後案說

論語正義十

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畧本山海經足

知三易多
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說文齎緦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緦縗也齊齎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即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縗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統名為衰在裳則裳為衰異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兒冕也從兒象形弁或從廾大夫以上服也從冂免聲統或從糸蓋古論作兒魯論字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兒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紼冕篇弁之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流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爵之言爵韋為之謂之爵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圜之謂之皮弁以鞞韋為之謂之皮弁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藏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為微罪明助祭後取服之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

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曾論作統以冕卽統之論統與冕同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冢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卽司服所云弁絰也鄭彼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以冕爲統此以冕爲統統與統同爲喪服亦是彊別爲義不必與絰旨相應也統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裂也裳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紕裳也素裳韋弁服則衣韎韋裳或朱或素也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字本嫌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無年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趍○注冕者至行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瞽爲盲玄冕者說文瞽目但有眹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目眹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眹而無眸一是並眹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云疾病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眡冕

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卬鄉也卬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瀰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鐫堅仰高鑽作鐫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恢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

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恂恂然善誘人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傳賈思伯傳隋書禮志載晉袁壞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後漢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約禮即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也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顏子之所仰所謂循循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所鑽者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卓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逴殫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即論語卓爾此亦齊古下探言絕於瞻望也此異文欲從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苦也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冷冷然如有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然如立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中心盡志已入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卓爾謂即論語正義十三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即此所謂不能者難以從之即不能者從之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乃能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以行權巽入也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言大化十聖神皆是其詣意顏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即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人則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可與權而存亡而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

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若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間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未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皇疏云喟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嘳歎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嘳大息也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崇倘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忧狂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卽忧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恍惟忽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羨相誘呼也從厶羨誘或從言秀詩野有死麕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繫露基義云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卽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注〉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猶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奠者之屬皆舊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已或已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

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已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已雖未必復大夫禮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加也加甚義同鄭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於大夫葬之禮故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無方則親及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禮葬其師不必以君臣之義也

迫

有二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稱君者對臣言之能葬其師不必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卽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文匵本又作櫝通用字物茂卿論語徵云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先典簿君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卽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以待民求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待價者也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

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賈賣皆可云賈沽是叚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及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及則作及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韞藏至賈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裹也匱也即本馬注裹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盛有自衒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衒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衒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衒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衒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

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

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蠻皆叚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又借稱九夷者皆叚借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鼻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八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亦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

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為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為正而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閒惟三頌始有舞容風雅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為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聖能存亡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鄭皆以雅頌得所為整理其篇第也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王則祀文王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則嘗禘又其子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畧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為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繁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為射節士以采繁為射節祭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清武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眞有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無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為覈包氏愼言敏甫文鈔以雅頌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通今都錄其說言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云論語雅頌以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通今都錄其說言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通今都錄其說

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邠風也而齋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騶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發於金石潤乎草木於情故韶夏之樂也聲乎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雖雅頌之詩而不正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之本在人情人情之變樂氣從之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以補短移化助流州以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大夫士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以養身雅頌猶禮之威儀以養心聲應相保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之養也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雅頌爲樂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聖人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子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之聲律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
故風不流蕩雖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
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
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
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
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
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
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
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
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
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
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
何自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
困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
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
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
者如川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
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

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
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
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者往也言往往
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
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
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
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
成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
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
郎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
水不竭無木則洞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
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
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置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假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坵而進吾與之如臣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筐也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正義曰說文惰不敬也從心隋省聲惰或省自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嬾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序惜者哀

也皇疏云顏淵死
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之未秀者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擬收即爲稃而成實實即粟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踰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白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纂顏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

德亦有
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聞焉斯亦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則勤苦而難成學記云時過然後學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悛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懌郭注引懌之爲貴廣雅釋詁懌改更也繹懌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郁釋文並云繹本作懌頌弁釋文懌本作繹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懌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引申爲典則詮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爲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謹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繹理也繹抽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愼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也范甯云聖人應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駿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眾心不

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鬬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枲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枲並作絮盧氏文弨釋文引之若亦訓枲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纊爲綿謂今之新綿也纊謂之纊及舊絮也李氏惇羣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纊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纊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敝緜也袍者說文絮敝緜也袍與絮義相近故云袍與絮同官玉府注云燕居服耳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者巾絮寢衣袍褌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襗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狐貉二獸名汗以爲袍也狐貉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貉今字作貉皆段借貉說文以爲北方豸穜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考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緇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緇枲著○正義曰枲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緇緇也緇佛也佛亂系也又禰下云以絮曰禰以緇曰袍別絮言緇則緇是枲可知漢書朔通傳束緇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緇亂麻也著猶言藏也士喪禮著組繫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

省舊注絕不與上衣微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枘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縕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注忮害至之詩○正義曰忮很也漢書甯成傳汲黯爲忮師古曰忮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明不忮不求即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由於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揆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求也不求也害謂己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忮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衍尚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警若富貴者無驕貧者無諂尚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尚未足爲善也是皆未可以爲仁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乎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𡩠云凍也從人在宀下以艸薦覆之下有仌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也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臨于丕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俶眞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

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中鑒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即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為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棠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蓼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捵捵有偏釋文偏本亦作翩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如其室奧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為未思者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

異文攷證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字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嘆淫泆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栘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名奧李也雅當作唐棣棣常棣栘以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栘栘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卅疏引陸機義疏云

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李亦曰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爾雅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脆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白乃合幷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也高誘淮南與許愼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灌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

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卑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劭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柄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髦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沍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沒時屬後人使不澣濯不含斂不沐棺椁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卽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終

新陽汪之昌
元和管禮昌 校

論語正義十一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引之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咬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愼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愼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本作逡逡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

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逡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巽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文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云外朝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燕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燕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于內朝則燕朝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也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攷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鎏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辨辯同謂論辯之也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閒

閭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閭閭中正之貌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亦置二小卿小司馬一小卿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徒一是小司空之下亦置一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徒一是小宰一是小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二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大夫五人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大夫爲卿之上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上大夫卿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大夫爲卿之上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上大夫卿下大夫當其上大夫繼而東上大夫繼西東上胡氏培翬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注侃侃和樂之貌閭閭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衎樂也說文衎喜貌侃衎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衎之段借也後漢袁安傳閭閭衎衎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衎衎閭閭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衎衎並通衎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閭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閭閭傳寫倒誤案侃

通作衍故訓和樂閒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賓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〇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一曰踧踖廣雅釋訓跡踖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蹴然注蹴猶蹙蹙也蹙蹙跡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趨安行也愒愒趨步愒愒也漢書敘傳下長倩愒愒注引蘇林曰愒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〇正義曰說文召評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擯亦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從人賓聲擯儐或從手是擯儐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郎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皆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也交擯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覿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耳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段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卿大夫士皆擯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王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則擯者四人于男也則則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

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賓如爲上公之國亦用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讀爲鴻臚之臚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面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東南面承擯在上擯東南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而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無疑矣同儀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交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卽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尙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卽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同儀於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卽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尙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禮疏之禮是將幣之時大門外降車行將幣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注外朝在大門外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爲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夫以小聘往聘問之禮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來不書於春秋不書其說並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

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色勃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悖汗簡云悖見古論語竊謂孛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孛薄也人色薄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合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盤辟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為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西平列而面之所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為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為左右東西為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而右臂伸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至所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詣已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揖而傳與末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乃傳所以告於賓賓稱已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是為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逆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擯逆君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君故衣之前後亦與為轉移也江氏永圖考擯時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北衡之間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祕乃向東衡之間矣襜襜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揖所手衣裳襜如動也楚辭九邊進踖如敬裳襜襜而舒風兮洪慶善補注襜襜衣動貌

也注孔曰言端好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亟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為說是也凌氏曙典故覈公食大夫禮食畢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俏賓擯者進相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俏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覿授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為備矣典故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圖不繼武中武但舉須小折而頭直于足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雷如矢弁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趨如此出古行列列起履此趨進是疾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磬之容翼然翼恭肩

狀右流足如射箭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辭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首君答拜客趨辭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大夫客對君問大夫客勞客客再拜稽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辭告辭注云三進三還三辭主人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注云三進三還三辭主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辭是賓退告辭則上擯之事主君迎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辭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篤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聘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出大夫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

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爲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止擯送賓出賓不顧一告賓請明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爲尤重矣案孔子本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則承擯當已孔子已攝上賓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爲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爲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已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爲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賅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爲廟門矣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窮窮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窮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窮窮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窮之假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窮與踧踖十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爲謹敬鄭君以爲斂斂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斂斂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斂斂爲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注斂斂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廁足也○注斂身○正義曰注以鞠爲斂躬爲身說文云窮曲脊也鞠窮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義與窮窮同其說恐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闚西近西塾之地立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

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翬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振闑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闑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覿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閫東私事卽私覿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孔疏謂右在東此文例之可知矣振者爾雅釋入門由闑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振門橛上木近宮振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振門橛也丰詩箋云振門橛各豎一木名之爲振振以禦車過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橜名豎一木名之爲振振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者釋宮云槷謂之闑又云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槷門也案闑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侃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硋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闑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闑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闑誤矣疏云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大夫中振與闑之間士介拂振注云大夫中振與闑之間士介拂振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士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入門亦所謂公事自闑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士介拂闑而鄭云夾闑者謂上介行闑西與上擯行闑東相夾也以彼

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闑西與上介之拂闑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踐閾卽履閾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闑之說遂謂兩闑中間有閾兩闑外無閾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闑與閾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其說雜見所箸禮疏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中案閾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闑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闑則君行兩闑之中臣行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入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入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閾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說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閾然門啟時或去其閾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閾常設而不去其閾或寬以庳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卽邵氏晉涵正義柣說文作棖云限也閾門棖也繫傳云棖所以爲限閫閾亦名梱也柣也然則柣也閾也棖也梱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以訓閾亦爲閾閾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閾爲門橜不用許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

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縉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卽論語注所云北面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左北面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人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卽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已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尙不足爲據耶鄭注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正義十一

人閒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

〔注〕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駢枝云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謹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攝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辟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三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屛氣者說文屛蔽也廣雅釋詁屛藏也

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卽鼻也夫子屛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則約鄭注之文愚輒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屛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即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摳繑也一曰摳衣也摳謂之攝攝謂之揭揭謂之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此注疑繑爲矯字之譌繑者舉也卽席摳衣下去地尺若衣段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

孔曰先屛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出廟門仍揖於西塾也聘枝云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

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卿氏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五等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賓受饔飧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階降堂取笋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盖堂之界以戹爲限戹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陛也詩瞻卬登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西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趍進誤臧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

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駢枝云復聘賓之位也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卽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自義涅晦至駢枝而始明同時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審厥後胡繙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擯而復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已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人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岐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落不欲繁溷學者耳曰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卽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逞義同方言逞解也快也說文逞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階梯也郭注云今之堂基也是階爲堂基故下階卽堂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愼之至〔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古文作珪又云剡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卽剡上亦和同周官大宗伯玉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躬圭子躬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相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攷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也案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卽先鄭瑑起之義兆眺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堮也堮鄂字同當謂刻圭

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璪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箸之惠氏士奇禮說璪者瑻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璪也故曰大圭不璪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璪如其說則與瑻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瑻聘之圭璧有圻鄂璪起無桓信躬殼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璪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璪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璪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壁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以致命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注以爲記執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

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愼也重愼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璪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云正義曰蹜蹜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蹜字縮下篆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尚用氣注尚謂先薦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尚之集解引韋昭曰尚奉也尚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

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儆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圭器操圭壁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腳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鄭以志趨卽徐趨故引執圭云下如授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禮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褍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

全節而以足蹜蹜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跨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跨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間容跡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卽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蹜蹜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如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卽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引之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褍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

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享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揚降立擯者出請賓揚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觀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間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間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

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文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卿聘之私覿皆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其訓見者作覿私見也說文無覿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覿非作覿意許以儥即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辭聽命及禮賓畢復請覿是既享後仍有禮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乃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所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也○注覿見至色和○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其訓見者作儥意許以儥即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辭聽命及禮賓畢復請覿是既享後仍有禮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不敢私覿所以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所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也○注覿見至色和○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其訓見者作儥意許以儥即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辭聽命及禮賓畢復請覿是既享後仍有禮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闑東私事謂私覿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

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覿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卽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卽扣馬者也賓覿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覿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爲愉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爲薄樂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一終

新陽汪之昌元和管禮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二

論語正義十二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曰正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襗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袀服蔡邕獨斷袀紺繒也袀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今皁縿之類墨子節用篇黔黑也說文黔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帛東緅黔黔與紺同淺黃卽近赤之色黑卽近深青之色也段氏

玉裁說文注謂紺卽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纁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緅字纔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糸爨聲一曰敝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許以纔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湆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纁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緅爲正字許以纔爲正字意緅卽纔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小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而小車注云雀黑多赤爲黑多是爲黑多者五入之黑比玄緇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緅青也字林云緅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亦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說文云黑而有赤也說文緅紫皆近黑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不言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鶚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大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赬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晁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緅紫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緅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司徒士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爲皁斗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櫟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案皁卽黑色染之可考者紺緅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勤鼠尾欒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皁但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藐蒠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虞掌染草注作紫茹此紅紫爲草染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染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緅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爲祭服之韠茅蒐所染爲祭服鄭君以爵爲緅俗文而韎用篇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緅爲衣不

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緅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裨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緅爲閒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韠亦用爵爲飾則紺緅絕非閒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玄冠紫綾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十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鎏正義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爲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爲閒色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閒解者據之因謂閒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苟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則謂閒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緣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緆下曰緆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屨帶韠矢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褻衣爲袍釋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爲褻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褻衣近汚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祖或曰羞祖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襜注云即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褻袴也皆褻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爲緅一入爲緅之文錢氏大所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一入緅之縓即孔所云一染謂之縓爾雅云縓淺絳也郭注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眞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錢氏坫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緅今文作紺緅孔

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卽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煮也物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袗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袗爲正紾爲段借縝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案縝單者玉藻振絺紾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襗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綌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緝績之如麻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喪也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引鄭注云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案單衣卽禒衣禒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

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裼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同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裏注云綀中衣以黃爲內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褶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牡麌牝麃其子麎說文麎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麑引論語俱作麑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麑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裼亦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爲上服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同君服麑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豻爲裘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豻胡犬也綃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麑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麑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不應亂言綃疑多見記者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裼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麑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綃衣之失耳皮弁服

服也詩緇衣之宜兮卽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韠從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亦是用素韠知裳亦是用素詩素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素韠白韋韠也特牲饋食記云冠禮云素韠白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黑繒帶也韠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云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言緇韠推之是謂士韠不與裳同言朝服之緇韠注云緇韠者助祭則韠用緇亦由朝服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韠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裼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飾猶褎也詩鄭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褎傳云褎猶袪也陳氏奐疏云袂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亦豹袪可知

素衣麑裘

正義曰鄭注云素衣正以矯時人綃衣之失耳皮弁服

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裼衣當補云素服爲上衣其裼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黃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

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卽指素衣麑裘爲蜡祭

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緇韍韎鄭注緇赤黃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淩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卽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麑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

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說文紻下引論語紻衣長
謂玉篇紻堅也廣韻注堅紻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
字於紻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紻者同音假借江氏永
圖考褻裘卽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
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
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
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
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
袂者說文云袂褻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
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
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
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
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
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
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
又卽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
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
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借
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褻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
短孔注泥於右字並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
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褻

也褻裘卽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褻而
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
已然後知古人之褻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
若今袍之有褎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褎若今人之齊褎袍故
襲裘亦無褎其制較有褎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
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
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
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卽謂卷袂
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
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
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 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
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
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
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
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
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
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
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玉氏引之經義述
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
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
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

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艮胖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注躬謂躬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玉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韜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艮是案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厚以居爲坐義闕氏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之裘貉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

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也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設佩結者結其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肇鄉黨正義謂爲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藻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緇也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衝牙以貫佩玉上有衡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瑀瑲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例考大戴禮保傅篇云土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瑀瑲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下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工記玉人云璧羨以起度以望度以出入以正權以和聲鄭注云璧羨肉倍好者也好謂孔也肉謂邊也邊倍於孔則其度徑三寸半也璧羨之度以起度以望度以出入以正權以和聲者璧羨之度以起度以望度以出入以正權以和聲

玉曰瑞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珠此其制也大子爲士佩瑀玟仕魯爲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漢疏亦有此說葢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瑀玟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閒傳云無所不佩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弢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即佩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非帷裳

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韋而謀之韋昭注裳正幅曰韋韋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

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上續社衼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員袧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揖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背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衼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裂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爲之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圜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狹也狹下齊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

論語正義十二

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束縓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裁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十有二幅二兩旁斜裁之幅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在前後凡八幅通衣裳一爲四幅合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炘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愚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掩襟者爾雅衣眥謂之襟說文皆曰匡也襟取眥名者言耐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繭曰袍裘曰褎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襜也釋名襜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也一曰襜褕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鉤邊鑲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褾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有殺縫○注衣必用古制也○正義曰說文縫旨鉞缺衣也詩羔羊傳縫言殺縫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白虎通紼冕所以帷持其髮也說文冠絭冕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也所以有冠者帷也也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冠有梁也所以絭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緇布冠緇衣者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繒爲之璪飾與皆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紐纓大夫士綦紐纓纓諸侯丹紐纓大夫士綦紐纓纓之有飾者曰緌有安髮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纊有總有髦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飾是此羔裘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玄冠言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𠂢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

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祖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絰共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為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金氏榜禮笺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威視主人為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士則易玄冠為素委貌加絰鄉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為允弁絰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為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為深衣弔者方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為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為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未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之裘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為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為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不以弔為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故不相弔也五字

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論語正義十二

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
于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雖有在朝
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
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視朔者一日之禮也朝正者
一年之禮也視朔不以大禮廢小禮也不以
月廢日不以大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
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
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
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
朝而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
朔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
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
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
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誤引緇衣篇尹吉正月之
當爲告爲誥又謂古無稱朔曰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
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不
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
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
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
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
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合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
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
炘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

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
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
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
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
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
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勖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
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
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駁枚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
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皮弁服
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爲皮弁服
○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
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
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通考皮弁白皮弁服朝
然皮弁不得言朝服泰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天子視朝之
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基餘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
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
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基
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
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
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
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
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
學卮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

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齊必有明衣布〔注〕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

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所以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敿綠綌緣縓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汚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注鄭司農云王齊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覈云變食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醯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卽是齊服楊倞注葷蔥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禮潔也禮潔亦不餕餘之意

居必遷坐

論語正義十三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注孔曰易常處○正義曰說文堅止也坐古文堅
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
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
又謂之踞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
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燕寢考既夕記士處
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
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
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
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
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
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必遷坐
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
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言故改常之食
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論語
無文從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
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饜言
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
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
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
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糈用五種之精郭注以
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糈米二十七鑿米二十
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
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

注孔曰易常處○正義曰說文堅止也坐古文堅
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
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
又謂之踞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
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燕寢考既夕記士處
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
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
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
薨於路寢路寢正寢正寢也大戴禮盛德篇云
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
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必遷坐
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
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言故改常之食
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論語
無文從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
可知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饜言
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
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
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
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糈用五種之精郭注以
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糈米二十七鑿米二十
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
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

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言
牒也先藿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
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
聶而切之也李氏惇羣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
文膾本又作鱠

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餿而肉敗不食注

魚敗曰餿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
與也釋器肉謂之敗者說文餿本又作䭔史記世家作餧敗者說文
云毀也爾雅釋文餿本又作䭔史記世家作餧敗者說文
變○正義曰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腐○注饐餲臭味
溼也餲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饐與餲爲淺
深之異廣雅釋詁胺敗也釋器餲臭也胺餲一聲之轉段氏
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
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饐餲臭餲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
曰餿○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餿郭注肉
爛說文餿下一曰魚敗曰餿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餿廣雅釋
詁䭔敗也釋器䭔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
凡生熟物色味有變其臭腥冬其
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臭羶夏其
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庶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
躁臊鳥噣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是
也冷毛毛長總結也鰕失
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
脂朽木臭也螻螻姑臭也
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
朝夕日中時注失飪失生
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餁同
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
米者謂之糪郭注糲飯相著糜飯中有腥臊與胜同即生字
說文胜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
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
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臉
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粲過熟無傷於人夫
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食非朝夕日中時○正義曰方
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
時也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
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
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
云臨於曾泉是謂朏食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食並是食時之證
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
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

白虎通云王者平日一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王藻云諸侯
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肺
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
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
時日中又餕之二食者內
則云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
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
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
三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
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
無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
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
熏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
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
時也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
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
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
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
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
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
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僖
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
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
茹覆巨屋廡畫夜爇蘊火
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
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
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
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適
論語正義十三

此文亦通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饔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凡割其下於載便也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那疏云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那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用肩則脊脅肺尸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凌謂牲體爲割裁膾爲非割讒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言切下言午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性怒於色魚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殽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胾羊炙羊胾醢牛藏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兔醢麋膚魚醢魚膾雉兎鶉鷃一節又如殷脩蚳醢脯羹韭菹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筍菹麋臡葵菹贏醢脾析蠯蛭醢豚拍魚醢芑菹兔醢深蒲醢醢酪菹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醢醢酪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以相配而設皆所謂醢而食之蓋此節乃設食則以其次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正義曰穀之氣猶性也周官瘍醬以五氣養之五氣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注聘禮云古文既爲餼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既讀爲燕禮言之也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加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胃俎膚俎醢俎麋臡

鹿鬻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餚有牛臐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臐豕胾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卽止宰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賓酬大夫大夫旣二公取旣觶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正臣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忘禮也此非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出聘鄰國鄰國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食之燕之此說甚核然凌氏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臨葢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沽酒市脯不食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云酤一物盡歡也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貿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旨相御也論語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旨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假借字梁氏玉繩瞥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鹿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

不撤薑食 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 注孔曰不過飽正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徹

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餕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爲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鼐經說古者有脫食之閣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

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沽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腹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韮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腹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晃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日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每事問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五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膰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繙焉今或作燔作膰又說文脤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膰之法云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脤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膰於君子曰膰祫練曰告凡膰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膰謙也祫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膰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須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引任啟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

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羹五味盉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堇荼薇之類彼是禮食此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弋聲文作祕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校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下環是也鄭注云上環頭忖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憲問下環是脫所操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忖即刋字刋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殺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削瓜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擩祭五曰振祭六曰厭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閒或上豆或醬湆之閒淩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湆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侏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醬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

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通矣謂散文筵席得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蒲類繅者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文列成文之席康成謂揉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藁鞂玉藻有蒲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荓席越席即蒲越藁鞂者用禾穰爲之鞂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刮漬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荓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斂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韵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

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酔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酔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即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詩鴞鴞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閒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古

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人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跋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注獻況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注獻況於酸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鬼也禓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儺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禓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禓自爲彊鬼之名兼驅逐禓故即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蓋驅逐禓鬼而祭之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急就篇謁禓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即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

禓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之八世孫也禓者强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禓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禓爲儺大誤禓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虜也此以方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主人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說文問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至手段氏玉裁釋不著地者爲空首玉氏鏊正義以空首爲拜頭與尻平故苟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玉藻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賜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拜送使者敬也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己或有事訊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

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注〕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鄭注引一本無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愼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宜以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廐馬舍也詹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厩省釋名釋宮室廐勾也勾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那疏云不問馬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廐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廐爲夫子家廐矣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廐焚爲夫子家廐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廐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廐則新延廐書於春秋此廐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廐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閒恐有不潔或兼有餘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胜同从生故多段腥爲胜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故從古論作生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必

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己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殽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取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飲而俟即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然後敢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猶不敢徧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也據注以有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徧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徧禮也不嘗羞膳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即應祭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即應祭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

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侍食乃通名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亦得侍食得爲君嘗食故此侯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夫之職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己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那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爵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後亦可命祭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那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

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已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以示而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亹而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箸其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乎時服深衣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箸其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疾者更加

文以明之說文又云衣裾也引此文作衣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衣段借爲拖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繅純純爲裳緣謂與衣同衣卽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欒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牖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蓋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墉下相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引之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聲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趨而往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於魯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前篇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前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由及之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入太廟每事問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正義曰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也此者當迎柩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宇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
爲室家之敬難久唐石經亦作容羊凶反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案容容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容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西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欲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褻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見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鄭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衍此五字爲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于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爲數數相見或爲褻爲私居非也見與必變亦互文
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與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治而詘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俯其身以手伏軾

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即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乘馬曰帷衣衾曰襚員玉裁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肖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

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不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減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卽少施氏親饋爲禮盛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轡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

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儗君之升一是副綏儗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轂轄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眾蓋人

穀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耳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衞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高不妄指之誤鄭彼注云爲惑眾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眾也○注車中至輿中○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襜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說文鐘山札記文字盧氏文弨鐘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者自勅車後銘云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本無不字說文段若膺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爲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轅軛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文無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即此注之義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東京賦以蘇纊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軛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

承轂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那疏曲禮云立視五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嵩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者案那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嵩之表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卽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嵩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七寸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塗正義引眞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眞說卽

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翻署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徉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卽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鷾羣鳥在木上也集鷾或省引申之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曰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作注言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時物故其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粟粟也是鄭以梁爲粟淮南齊俗訓翳黍梁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梁之疾王砅注並云梁梁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

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揖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揖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所得雉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雌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闐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豐人曰橋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尙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臭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又作戛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孔子言行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鼻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卽鼻別體

皇清經解續編卷于六十四

論語正義十四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卽指弟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

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大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子弟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則亦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觀子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君子也夫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後進於禮樂爲野人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

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人當依正制而盧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藴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尚未爲是故畧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尚質之論皆是救時之

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寧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寧從質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規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者皆不及門也 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楚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正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正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愼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同在匡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雖嘗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嘗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子夏曰喪三年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言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貢如楚故致此困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

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皆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于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鄭注論語序云孔子既沒門人思慕仲尼之德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語次之爲德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間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無諸節其間其一寸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彝尊文水縣十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

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勵也勵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躋躋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曰閔子稱字者夫子逝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曁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曁從旱弟曁是本字曁是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令孫使親所行苟合於義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媛無慍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

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荅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念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閒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為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為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閒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刮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為刮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為者為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為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魯卿季孫肥也諡法安樂行德曰康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臣於君唯無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槨有木郭也從本郭聲今論語皐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幵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年夫子年二十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亦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椁者白虎通崩薨篇椁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走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說文赴步行也吾不徒行賣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爲大夫及去位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焉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焉既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者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賵賵者蓋公羊者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以乘馬東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贈今此顏路復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賵而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賵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云隱公三年公羊文賵贾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則皇

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
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
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
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
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
字○注路顏至作椁○正
作椁也顏路顏回父此僞
路者顏回父子嘗各異時
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
○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
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
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
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
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注〕天喪子

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

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卽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卽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

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歉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融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賙喪者賙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臣矣夫子之視顏子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

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皇邪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貢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仙仙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予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繭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彊此曾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灝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疇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眾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人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居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

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即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以長府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遲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閻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在公宮內也○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臧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王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仍舊之仍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耳〔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曰白正義曰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二十七弦邵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

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畫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禰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禰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禰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王公迹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亾國之聲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曰君子固有之乎孔子曰由之改過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正義曰皇本問下有子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彙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猶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歛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坿益也附與坿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秸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大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曰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社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旱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曰有

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拔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制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〇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論而不署子曰與前四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狷辟喭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〇注弟子至之愚〇

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皐皐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晝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〇注魯鈍也〇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斂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拔推魯鹵莽皆卽此〇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乃文過〇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儗子張〇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〇正義曰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叛喭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恣睢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馬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屢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

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

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屢字數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詁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問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埋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郯隱公朝魯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述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釋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再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再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
答子路異此赤所以惑也夫聞義卽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
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
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
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
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
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
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
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
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
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
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
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
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
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
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裁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
惡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
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
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
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
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

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
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也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
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
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
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行夫安敢
畏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
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
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
子必心焉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
必不輕身赴鬬如子路之偏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
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
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
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眞欲殺夫子此直侯其
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
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
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

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眞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鬬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正義曰釋文云忠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夫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愼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亾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是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之若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好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白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狥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正義十四

○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旨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郈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

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何春求秋報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炘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其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傳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稷皆上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人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以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

成也窮謂
理窮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注〕孔曰皆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
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
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
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
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
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
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
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

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
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
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
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
師旅者謂已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
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市從自自四市眾意也軍之五百人
爲旅從从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
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
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
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
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
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
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
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
穀不收謂之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疏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
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
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

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晳曾蔵字晳段注弟子列傳曾蔵字晳又狄黑字晳蔵字晳奚容箴字子晳又狄黑字晳蔵箴皆黮之省論語曾晳晳名點則同音叚借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率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苟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禮法也即是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

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欱爲正矧是欱笑不壞顏曰欱從欠引段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

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五民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大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

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監周宜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玷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

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啻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僖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端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糅殺之幅曰端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

論語正義十四

曰端今案褖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榆下曰正幅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叚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袞鷩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祛尺二寸而已之辨也果士之祛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炯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人之黑玄是六人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諸飾士冠禮玄端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象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朔氏培翬正義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辨士冠禮云玄端三裳士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纁裳維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黃裳維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素積皆上士下士服之有韠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服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諸飾士冠禮玄端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象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朔氏培翬正義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辨士冠禮云玄端三裳士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纁裳維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黃裳維裳皆上下通服則玄端

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其形制之異未之聞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制之異未之聞白虎通紼冕云所以祓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也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禮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衰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宜閣氏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衰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故夫子章甫之證若當時禮冠用章甫之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夫子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小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已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禮者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閣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覲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者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同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

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羣
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羣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
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
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
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
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閾
大夫中帳與閾之間士介拂帳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
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
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
侯視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
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
知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各言
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
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

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正義曰朱子
集注云四子
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
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中又又象其手擊之
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北字
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
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
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雅釋言鏗擊也捝與鏘同說文
小徐本摵下云讀若論語鏗爾廣雅作大徐本作舍瑟鼓
說文小徐本摵下云讀若論語鏗爾廣雅作捝爾廣
輒下引此文殺氏亦改舍瑟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
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瑟玉篇引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
所增語廣韻曰捝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捝口耕切琴聲引論
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卽本孔注也
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
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

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
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
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
知也撰鄭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
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
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
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
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
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
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
說文無暮字鄴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艸中引申爲遲晚之
訓故此春晝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
童子任職始十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
通紼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幘也所以幘持其髮也人懷
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
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
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八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
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
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
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
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
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
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
南二里西入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
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
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徐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
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
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
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
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
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
祈甘雨也從雨亏聲羽或從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
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
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
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
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
有黍稷然則雩祭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破佚不完
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
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
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
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
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

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二月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被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傑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鞀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被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晷見蓋在三月

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
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
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
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
五日天根朝見木見而草本節解注曰木氐也謂寒露之後
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
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
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
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見豈
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議謂立夏
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左右星大角距西五度左星大角距東
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
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
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
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
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覈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
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
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
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
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
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

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
辛雨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倒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
子友柳氏興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旣成謂雩時所服
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
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
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
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
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或七人也太
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
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
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
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章
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
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摳衣受業五六六七化
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員與
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
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
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
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
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

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禊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祭邑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晳傳言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鄶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禳之事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禊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潔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有積尸大陵之氣依則厲隨而出行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禳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禜禳即春禱之禮後世祓禊即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瑟希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也鐙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祫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絅凡衣有裏曰祫無裏曰禪說文云祫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

同今人稱袂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段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獨知時之至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亦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亦也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